

下学而上达的诗歌之路

■周伟驰

《进入诗歌》是诗人王志军应风雪飞老师之邀给北大葡语专业的同学讲授诗歌写作和欣赏的课堂笔记,虽然课时不多,只有六节课,却相当于一个系列讲座,涉及了诗歌的六大要素:及物、情感、声音、语言、结构和境界。考虑到学生都是未写过诗的新手,讲者采取了“由近取譬”的经验主义的进路,下学而上达,由微观而宏观地细读了一些身历的诗人作品,予人以结实可触,“我亦可及”的亲近感。课堂上所选读的,很接地气,基本都是作者所交往的还鲜活诗人,这跟早些年一味解析西方经典诗人,将之作为模仿对象已迥然有别,表明年轻一代的诗人开始摆脱“生活在别处”,或“假装在纽约”的心态,融入本土当下且还活着的诗人的日常世界。就获得独立意识而言,又跟庞德时代的美国诗歌和阿克梅时代的俄国诗歌类似。意识到自身的题材、主题和问题,可开垦的园地和边疆,还有诗歌共同体的技术标准,从“临渊羡鱼”到“退而结网”,把自己从模仿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无疑是一个进步。

王志军课堂上所剖析的诗歌,正是他所接受的诗歌教育和自我教育的一个体现。他在河北大学读书时,因为诗人雷武铃的课而对文字真正发生兴趣,竟以写作为自己的志业,在世俗的职业中过着另一重精神生活。随着诗歌在当代文化中的边缘化,诗歌和诗人的地位都已无足轻重,诗歌存在的理由越发稀薄,最终退到了诗歌的初心:一己的悲欢,异人的奇思妙想,以及超乎散文浓度的文字之愉悦。在这个意义上,诗就是心要“还之以颜色”,回到本色。它褪去母语所受到的污染,剥掉语言中的腐肉,而纯洁祖国的语言。原本他在海关总部工作,其楼宇跟我在单位隔街相望,但海关常常加班到晚上,为了能有正常的“八小时之外”的读书写作,他辞了职,去了一家民办文化机构。可见他的决心是大的。

在志军的诗歌生活中,师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哪个地方恰好有一个好老师,这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一拨学生在一个恰当的时间里遇到了一个好老师,从此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却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正如我

们在现代世界诗歌史所见到的那样,诗人们在高校里师徒相传,将诗歌的种子撒播四方,促进了诗歌小传统和亚文化的形成。在雷武铃的学生中,王志军、王强、谢笏知、刘巨文、张国辰、李俊勇、杨震、傅林、赵星垣、李君兰、王长才、李昶伟等人都有优秀的诗作问世,其中王志军、王强、谢笏知、刘巨文都有诗集问世。王志军无疑是个佼佼者,已出过数本诗集。他们数年一结集的《相遇》诗选是一件盛事,我把他们称为“相遇诗群”。我相信,他们除了彼此之间的投契感外,尚有一种秘密的竞技意识。这种竞技意识可以更新技艺,开拓题材,提升写作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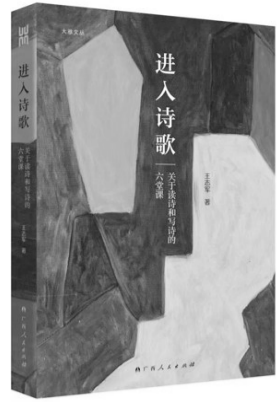
英国诗人拉金是他们的一个榜样,他们的一个特征正是把诗当作“业余”爱好,而不是专业。他们都有正职,这使他们保持了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当然感受不一定是普通的),他们的诗是写给普通读者的诗,不是写给专业批评家的诗,从而远离了修辞圈套和钻牛角尖。作为人类的一份子,其题材和情感能够引发普通人的共鸣,大道唯简。这跟一些先锋写作

的“极端体验”剑出偏锋,只有少数人能够欣赏是不同的。

王志军的第二层诗歌圈以武铃的友人为主,这包括肖开愚、杨铁军、席亚兵、冷霜、刘国鹏、徐芜城等人。这些人也是诗歌翻译者,比如近几年,雷武铃、杨铁军、刘国鹏就翻译了希尼、沃尔科特、蒙塔莱等人的十数本诗选与评论集,在诗歌界有不俗的影响,借此王志军可以直观地了解到国外一流诗人的工作。他课堂上的一些评论,比如好诗一句一句都有来历,是清晰的,就跟杨铁军在翻译沃尔科特时的感受一致。那种故作晦涩、大兜圈子但“言之无物”的诗是逃不脱行家的法眼,经不起分析的。所以我们看他的第一堂课就很正点:诗一定要“言之有物”。在学院里的诗有很多时是一种写作练习,陷入为写而写,虽不能说“言之无物”,但常常是“言多物希”。诗要有经过记忆沉淀后值得写的内容才下笔,确是诗歌的正道。但是光“言之有物”尚不够,作为语言的艺术,以及能够体现诗人综合才华的表现手段,诗歌还要写得“好”。否则我有一个感受,或耳闻目

睹奇闻怪事,写个口语诗,也能表达出来,那也不过是分了行的新闻报道而已。大部分的口语诗沦为这类东西,缺乏回味。而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皇冠”,遵循的是“乘法式”的跳舞,而不是“加法式”的散步,遵循的是“化学式”的内在爆发,而不是“物理式”的外部感格,所以志军在讲了诗歌的“言之有物”后,要用五堂课来讲如何诗歌如何“言之有形”,“言之有境”。其中,“言之有形”是可以不断不断的修辞训练、学习观摩而获得的,这也是一个诗人技艺精进的过程。但是“言之有境”的“境”,却已经超出了修辞学或诗学的范围,而涉及诗人的品格和内功,“功夫在诗外”了。古诗讲意境,新诗说境界,都用来指一首诗中所反映的世界观。如果分类,大体可分为事境、情境、理境,对应于叙事、抒情和哲学。理境中国传统较少,宋诗中是有的,新诗中相对较少。

诗歌写作是一种好的教育手段,第一因为诗歌篇幅较短,相比于小说,学生可以用较短的时间去完成;第二因为诗歌写作可以调动和促进多方面的才能,比如语言、想象、描



《进入诗歌:关于读诗和写诗的六堂课》,王志军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4月,49.80元

述、音韵、结构(如复调、对称等)、语言游戏(如戏仿、反语、悖论)。当一个学生花上一天将一首短诗反复地修改成形,用意象来描绘一个想象的场景,借人物(面具)之口说出他想出的话,他在反复修改的过程中一定会体验到一种极大的乐趣,甚至发现自己的隐藏的我。这正是诗歌的魅力所在。志军在课堂上曾给学生布置过作业,从交上来的作品来看,有的学生的作品颇有特色,可以说,他的课是有丰富的实践性的,是可操作的,值得推广的。

与历史的交谈和辩论

■王东东

近些年,与“新诗百年”有关的纪念活动,构成了文学界的一个热点。借“诞辰”反思新诗的历史与精神品格,正可见“起源”神话的魅力,但似乎又提示着批评的不足。不少活动如过眼云烟,有力度的“百年反思”并不多。现在回过头来看,甚至连相关的出版物都显得少了。在这个意义上,《百年中国新诗编年》虽然迟至今年初才出版,但却并不晚,反而来得郑重十足,新诗百年诞辰的神话一直在延续。在起源的神话中得以确认和延续,在这方面新诗的诞生犹如宇宙,我们一直还处在爆炸的后果中。

在张清华主编的10卷《百年中国新诗编年》之前,类似的大型诗选已有两套:洪子诚和程光炜主编的30卷《中国新诗百年大典》(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谢冕主编的10卷《中国新诗总系》(人民文学出版

社2010年)。鉴于新诗理论批评文本在《总系》受到限制,谢冕后来还主编了一套6卷本的《中国新诗总论》(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以编年的方式呈现中国新诗,此前已有刘福春《新诗纪事》《中国新诗编年史》等先路,张清华从中受到启发无可否认,不过他长期秉持当代诗歌“年选”的经验,应该也刺激了这种编年的思路。不过,在编年与时代尤其“年代”之间也存在着力,《编年》现代部分的3卷大致遵循了钱理群等《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时间划分,而当代部分则均以年代中期为节点,如第5卷(1957-1965)、第7卷(1977-1985)、第9卷(1996-2005)、1957年、1985年等成为了重要的时间节点,这就打破了既有的年代划分,产生了“文学史”的新意或灵感。按说,各卷主编应该对这种时间的切割方式及其

文学史意义展开充分论述,不过他们各自的序都很简短,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能像《中国新诗总系》的各卷序言那样均是长篇论文,合起来可以单独成为一本书《百年中国新诗史略》(中国新诗总系)《导言集》。

我在翻阅这套书时注意到,当能确定一首诗的写作时间时,编者更愿意以写作时间而非发表时间(在发表时注明了写作时间)编排顺序,这就让选本更为贴近写作现场而具有创作现象学的意义。如此宏大的选本,除了满足重写诗歌史和文学史的批评演练,自然也可以作为时下兴起的“创意写作”专业挑选“范本”的武库。于是,可以发现正是在海子写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同一天,1989年1月13日,孟浪写下了《有什么东西在拉我》,后两节是:

我的土地把我拉向它的深处
有什么东西在拉我的土地。

我患在空中,像一个神
比任何时候更用力。

由于创作于同一天——当然也由于分卷主编刘波的编辑,甚至还有这卷书的排版方式——两首诗、两个诗人的命运永远联系在一起,这是颇有深意的,甚至带来一种神秘感。这也印证了另一位分卷主编冯强发在朋友圈的一段话:“以编年来区隔是个不错的尝试:诗歌自己就在说话,诗歌之间也构成对话。”然而,如何在写作/精神现象学的基础上来探讨“时代精神”的多样面貌以及诗歌精神的演变,仍然是重写诗歌史的动力和考验所在。

张清华的总序是一篇极具当代性和批评性的文章(我个人以为批评性应该是当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可能和他长期从事当代文学批评有关,但同时对于现代诗歌史研究却又提供了一种具有穿透力的整

体性构想和论述框架。虽然要想从整体上推动话语前进是非常困难的(往往非一人之功所能达到),但个人的洞见以及朝向整体性的掣肘,仍会使阅读一篇文章成为享受。这种整体构想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新诗内部动力的再生”,二是“历史与超历史、限定性与超越性”,前者是艺术问题,后者是社会关怀。张清华显然期待能取道:“这便是文学本身的永恒命题了——‘历史的和美学的’,或者说‘历史的和超历史的’,……我们唯有在两者间寻求一个动态而微妙的平衡而已。”其实正是在这里,新诗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形式,发生了与历史的交谈和辩论。西哲相信诗比历史更为真实亦或更有智慧,中国传统一向有诗史互证、互动的诗史传统,不过我觉得正是在现代时期,才出现了诗与历史何者为高何者为低这一问题。叫人悲观的是,中国文化



《百年中国新诗编年》,张清华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1600.00元

中似乎缺乏与历史抗衡的力量,更遑论纠正历史。

总序的另一个辩证论断“平权与精英,百年的分立与互动”也值得一说,这一辩证运动显然贯穿于不同时代,但都表明了胡适有关“有人”“有我”的民主自由诗学主张依然有效。新诗百年已拥有丰富的艺术实践和感性积淀,而如何通过美学教化提升民族的生存意识,铸造民族的良心、未来和命运,仍然是一个崇高的学术和理论命题。

通过节气悟生命哲学

■王鹭鹏

二十四节气,因为相关民俗事象甚多,为国内社会关注,推介者不少,著作也多。《二十四节气——中国人诗意的时间哲学》作者起意,在公众号上写了几篇冬至文章,从多个角度介绍冬至节气。不意被编辑相中,联系说希望有一本书能追本溯源,把二十四节气说明白。

因为立意不同,该书并不偏重某一个方面,并不专写节气饮食养生,并不偏重诗词歌赋,也不侧重气象,更不写花花草草,尽力避免成为照片集锦或者个人的生活记录感悟,也无意成为节气百科全书——内容比较全面而个性模糊,努力把节气剥离民俗大杂烩的泥潭,而从易理哲学、天文历法、节日流变等深入角度分析节气,赏析节气诗词歌赋。

本书内容全面,有个性,有思想,容易懂,第一章讲节气的基础

知识,从天文历法、易理常识、节气的历史源流等方面介绍节气常识,之后从立春开始展示分析具体节气,全书架构循序渐进,清晰易懂。

书中的批注极有创意,以包容不便于写进正文的知识点,比如古文字字形、诗词注解、各种天文历法知识,这极大地扩展了知识含量,展示了学术的最新动向和争议。作者更深层的想法是,节气是表象,围绕节气出现的人与事,后面是一个有悠长历史的群体,他们为什么这么感知时间的变化,又为什么去这样不厌其烦而慎重地举办种种仪式,这种厚重感,是历史层累造成的,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而这种底蕴,被大杂烩式的述说给掩盖遮蔽了,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不知所以,更不愿意探究所以。察其所安,人焉廋哉,谁说不是呢,所以本书不惮逆其道而行,希望读者们能收下这些礼物。

从易理哲学角度阐述节气的书很少,有人用六十四卦来讲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都和卦联系起来,比如立春节气,有的书里说:“在大时间上,立春是雷无妄时空。”但什么是大时间,为什么立春是雷无妄卦,并不解释,二十四节气,有的对应一个卦,有的对应两个卦,为什么,也不解释,这很容易让喜欢刨根问底的人产生疑惑,进而怀疑节气与卦的对应关系的理论。

易理哲学是节气非常重要的内容,易经的阴阳理论,和节气、历法关系密切,用六十四卦配节气是中国传统卦气说的一种,卦和节气的对应方式比较复杂,如何对应也有不同的流派,本书挑选使用十二消息卦来配节气,因其理论简洁易懂,逻辑清晰,在历史上的影响也更为深远。

除易理内容之外,本书努力解

释所涉及的知识名词。作者从易学的基础理论开始步步深入十二消息卦里的哲学思想,力求清晰易懂,平易近人。

节气里有深邃的生命意识,这应该是读者读完这本书能够得到的体会,这也是其他的节气书里少见,这种深邃的生命感,是节气最迷人最美的部分,不充分揭示这些,节气书就是知识点的汇总,读者只看到民俗,吃吃喝喝,失去美感和生命感。一年四季就如同人的一生,十二消息卦里也蕴含丰富的人生哲理,如书中对仲秋观卦和冬至复卦的解读,立春节气对春字和屯卦的解读,都富有哲理,带有中国文化的美感,是节气文化对人的生命的启迪。

讲完大寒节气,书中引用唐太宗的诗歌结尾:

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
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

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
作者这样评述道:
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在除夕守岁时写下的盛世华章,它大气、华丽、喜庆。这难得的盛世后,是多少年的积累,多少人的努力,付出乃至牺牲。

从大寒再回到立春,终而复始,如环无端,日月之行,年年如是,但生活在其中的我们,年年不同,过去一年的积累,会决定我们新一年的起点,新一年的努力,会决定我们岁末的收获和心境。在我们一生的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里,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都做好该做的事情了吗?我们的付出最终收获了“大观在上”吗?我们给自己的人生,也给我们的后代子孙留下了该有的积累和不食的成果吗?

二十四节气,是天文,是农业,也是生命,是人生,是一代代人们留下的生命记录,是无数中国人用



《二十四节气——中国人诗意的时间哲学》,重点观由著,厦门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80.00元

生命写就的文化时空。

这种生命感贯穿全书,让这本书不是普通的节气知识书,而引领人们通过节气悟生命哲学。

作者原名董丽英,是厦门大学中文系的系友,书的编辑从2019年开始,2022年告竣,经历了疫情中的百年校庆,序言和跋曾想应景,现在就留作爪痕。

女作家学刊

Chinese Female Literature Studies (第3辑)

北京语言大学主办 阎纯德主编 作家出版社出版

卷首语

名家论坛

论朱仲丽、韦君宜的小说创作
丁玲与多福巷16号
黄宗英:不落征帆
春到人间草木知——读《金石之楠》有感
郑敏:诗坛的世纪之树
论宗璞、谿容、张洁的小说
十年乱世逐水流——我读《生死场》
新时期以来的凌叔华研究述评

宗璞专栏

道路
人的呼喊
永不沦陷的精神家园——读宗璞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
读解宗璞
宗璞小传

葛翠琳专栏

玫瑰云——创作与生活的体会
激情·意境·韵味——葛翠琳的儿童童话读后
童心童趣,诗情画意——读葛翠琳的幼儿童话
贡献——在她走过的路上——读长篇童话《会唱歌的画像》随感
葛翠琳与中国童话创作
葛翠琳的儿童文学创作
葛翠琳小传

乐黛云专栏

论乐黛云先生散文的深度
九十大成——我眼中的乐黛云先生
福履成之
存神过化 君子之德:乐先生九十华诞志念
乐黛云:愿把中国文学带到世界各地
乐黛云小传
邵丽专栏
黄河故事的多重讲述——读邵丽《黄河故事》兼及时代与人的关联性
“金枝玉叶”的礼赞与“阶层”的新释辞——读邵丽长篇小说《金枝》
邵丽小说的家族叙事研究
邵丽小传
邵丽主要作品目录

曹镇南专栏

张辛欣评传
陈染评传
丁宁散文创作漫评
丁为将来 必须倾吐——谈丁宁长篇散文《忠诚与屈辱》

汉学视野下的中国女性文学

墨尔本大学:访问汉学家孟华玲女士
从怀旧到反思:王安忆的《长恨歌》探析 [澳大利亚]埃琳娜·马丁-恩布拉克著 黄艺译
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坛
中国现代女作家百年写作历程回顾——从《女子周刊》《女作家学刊》中观察
谭正璧的女性文学批评
“石楠体”与当代女性传记创作
名家研究与文苑
“五四”历史深处自我书写的杨沫累
抗战生活中的感觉心境——重释萧红短篇小说《旷野的呼喊》
冷笔之下的庸常人生——从《金锁记》与《月夜》的叙事比较谈起 姬冰雪
论《我在农村的时候》导向人物悲剧命运的乡村伦理及隐含作者的启蒙意识
柯云
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著作目录辑要
——第二部分:作家及作品研究(1979~2019年大陆出版)

作家访谈

王达敬
陈戎辉
张 戎
刘红华
舒雪晴
梁婉婧

作家作品论

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施济美
陆萍为何是医生:重读丁玲《在医院中》
在数字的天空云卷舒——云舒小说印象
评消费主义文化下朱天心小说《第凡内早餐》的都市女性形象
高晓筠《小男与马来女人的事件》的女性主义解读
女性关怀视角下的性别书写——严丽霞长篇小说探析
忠诚之美 奋斗之美 创新之美——试评欧阳华《申甘播绿记》中的群体形象
作家创作谈
三十载文学旅途

儿童文学作家研究

幻想中的民族言说与现代焦虑——以汤涛近年来的童话创作为考察对象
“父亲”角色的在位、缺位与复位
——论韩青辰《因为爸爸》中父亲形象的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

少数民族作家研究

流动中的当代“游牧者”——论长篇小说《影》的人物塑造
杨易
女性书写、文化身份、命运哲思——论朝鲜族作家许连顺的叙事转向
裴磊敏
央珍《无性别的种》中的文化呈现与女性书写
增宝当周

海外华裔作家研究

生命的灯塔——蓉子的文学创作
白舒棠
古代女诗人研究
清代才媛词人杨芸的创作实绩与艺术特色
周琦玥

书评与信息

凌叔华及其在世界文学中的旅行——评林晓霞《凌叔华与世界文学》
于伟
女性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建构与当下性介入
——“第十五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薛 冰

作家访谈

韩小惠:探索简朴、真诚与崇高的生命诗学
——谈纪实散文《协和大院》记忆审美的独创性
王红旗 韩小惠

作家作品论

陈卫卫
王 宇
刘世芬
王中南
徐安筠
张燕婷
杨 石

作家创作谈

黄立米
迂 卓
周莹瑜

少数民族作家研究

裴磊敏
增宝当周

海外华裔作家研究

白舒棠
周琦玥

古代女诗人研究

于伟
薛 冰

《女作家学刊》编辑部地址:100083 北京市学院路15号 北京语言大学80号信箱
邮址:nvzj2018@163.com; 作家出版社地址:100125北京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编辑部电话 86-10-65015116